

香港古石刻的意義

楊春棠

香港雖然是個面積細小的高度現代化城市，但在多處地方發現了古代人民遺留下來的石刻痕跡。這些石刻是以鑿刻的線條和圓穴點組成的，沒有明確地展示出清楚的人物、動物或植物形狀。因此，這些石刻在表面上看來，不像「岩畫」。過往曾有學者作出研究；他們將香港石刻與陶器、銅器上的花紋比較，並且配合民族歷史來推斷，認為聚居華南的越人是這些石刻的創作者，所刻的形象可能是被抽象化了的動物圖形，例如蛇、獸面、和鳥⁽¹⁾。

在堅硬的石塊或崖壁上刻鑿花紋，其實是毫不容易的工作。古代人民為了將一些重要的事情，或偶像、或訊息長久性記錄下來，才選擇石刻的方法。因此，古代石刻不應該是隨意構思的作品，石上的花紋必定代表著某種意義。可惜先民對年代久遠的石刻沒有文獻記錄；如果鑿刻的花紋不是較為寫實的圖畫，則很難去推敲石刻的真正意義，祇可盡量利用其他旁證尋求石刻的真相。香港古石刻與中國其他地區的岩畫和石刻比較，沒有交待出明顯的圖形或文字。要了解它們所表達的題材是更加困難的，也因而令它們增加多幾分神秘感。

若配合歷史資料、古代金文字來看，我對香港古石刻有以下的一些看法。

一 香港大嶼山石壁石刻

這裡的石刻位於兩個地方。下石壁的石刻是1939年由陳公哲發現的，石刻離岸300米，約高出海面5-6米；最大的圖形是六個正方形的螺紋組成，高60，寬40厘米，旁邊是另一個正方形螺形、一個螺形及一個同心圓形(圖一)。

於一九六二年發現的上石壁石刻，距下石壁2000米外的山谷，海拔約350米，刻在一塊扁平圓石上面。圖形是由細小方格組成的兩個正方形，長度分別是17和124厘米，其中一個正方形內有米字線條(圖二)。

下石壁石刻的花紋顯然是青銅器或華南印紋陶上的雲雷紋。最大的圖形是六個正方形螺形，以每行三個分成兩行並排，這與古代「雷」字的構圖是一致的，旁邊的螺形和同心圓形無疑是「雲」、「雷」的象徵式符號(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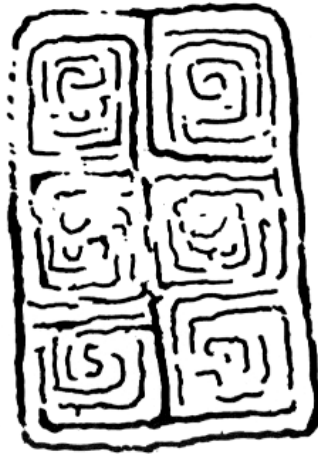
上石壁石刻的方格紋，亦見於中國南方的印紋陶器。⁽²⁾這方格圖形類似古代的「田」字，江西陶器上的文字也有「田」字。⁽³⁾但在陶器表面印上花紋並不困難，若刻在石上則不容易了，所以石刻的線紋不像是純粹裝飾作用而刻劃的。至於另一圖形，在方格內加上「米」字紋，米字紋同樣出現於嶺南地區的戰國中、晚期印紋硬陶。⁽⁴⁾這「米」字可能象徵在田內種有稻米的意思。簡單來說，我認為石壁石刻上的「雲」、「雷」是指「天」、「田」、「田內種米」等符號則代表「地」。但二者不一定是同一時期刻劃的，雲雷紋的歷史比較長遠，開鑿的時代可能較早。當時居民實際上對這兩種神秘大自然力量既敬奉又畏懼，於是創作「天」、「地」石刻作為崇拜對象。

二 香港蒲台島石刻

蒲台島是香港南面的一個荒僻小島，這裡的石刻是在1960年代發現的，刻在向海崖壁，離開水面約5米。主體石刻的面積是130X50和90X45厘米，右邊的圖形是連繫的螺形，左邊圖形是抽象的線條和圓穴點(圖四)。

Yeung Chun-tong : Curator, University Museum and Art Galler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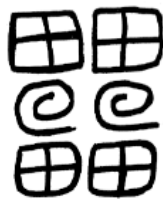
楊春棠：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館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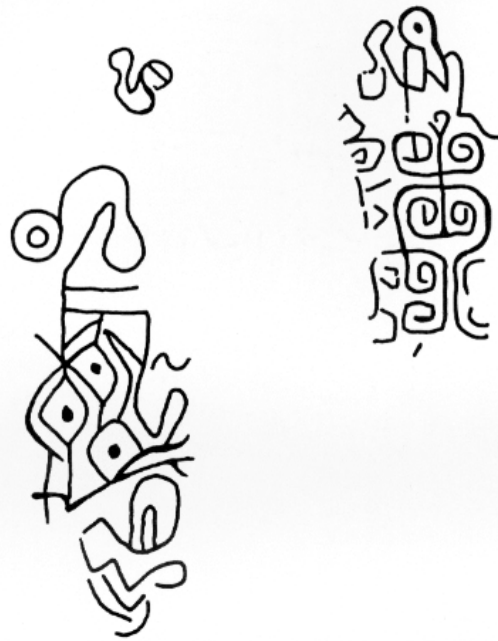
圖一 下石壁石刻
Fig. 1 Rock carving at Lower Shek Pik



圖二 上石壁石刻
Fig. 2 Rock carving at Upper Shek Pik



圖三 古代文字：雷
Fig. 3 Archaic character for "thunder"



圖四 蒲台石刻
Fig. 4 Rock carving at Po Toi

除蛇圖騰外，古代越人與鳥的關係亦十分密切。例如傳說中越人有「鳥田」，利用鳥去除草、滅蟲、殺鼠，以鳥糞造肥田料。同時越人喜歡把某些文字的筆劃變作鳥形，到了春秋時代後期，便發展成流行一時的「鳥篆」或「鳥書」。因此，鳥也是越人的崇拜對象。⁵⁵

蒲台石刻多是彎曲的線條，彎曲圈內加上圓穴點，有點像原始階段的「鳥書」風格。左邊抽象圖形便近似古代鳥書的「母」字(圖五)；《說文》解釋「母」字像母親抱著孩子，或哺乳給孩子的形狀。右邊的圖形是印紋陶器或青銅器上的變紋。若然左邊是「母」或「女性」的意義，則右邊的刻紋不應該祇是簡單的變紋，即可能是「父」或「男性」的象徵，所刻的線紋雖然不是寫實圖像，但在意念上看似一個頭戴鳥形飾物，下有兩腿的人。江西新淦商墓出土的青銅人面形器，頭頂上便立有一對彎形角飾⁵⁶，陝西寶雞茹家莊出土的西周時期青銅舞俑，頭上梳有巨角⁵⁷，這些都表明誇張頭飾的愛好。

鄰近這兩個圖形是零碎的幾何線紋(圖六)。在圖六右邊的圖形很可能是人形，類似的「人形」字便見於福建華安石刻⁵⁸。金文中的「大」、「小」、「天」、「旁」等字均作人形，所以推斷這似「人」的圖形可能代表當時的領袖、重要人物或偶像。在左邊的幾何圖形，實在很難猜出它的原意，若細意觀察，有點像「羽毛」狀或「舟船」形狀。那麼配合兩圖形來看，可以說它們象徵天神或海神，天上或海上的領袖。

三 香港滘西洲石刻

1976年，發現於滘西洲島北岸，離海面僅有2米，石刻面積祇是40X60厘米(圖七)。這圖形與蒲台島的螺旋形石刻(圖五)比較，在風格上有點相似。由於這石刻的下載風蝕得很厲害，不能抹殺它與蒲台島的「男性」石刻出於同一模樣。就目前遺留下來的圖形來看，滘西洲石刻也像是頭戴飾物的人形，不過下面兩腿沒有清楚地刻劃出來。

四 香港長洲石刻

1976年，發現於長洲島東南部，離海岸線4米，石刻面積約50平方厘米，另外約3米距離外，還有一處小石刻，面積是30X40厘米。由於風化侵蝕的緣故，很難辨析清楚長洲石刻的真正圖形。不過，在風格上，它們類似蒲台島石刻，也主要是由彎曲線紋和小圓穴點組成的(圖八)。

五 香港東龍島石刻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的《新安縣志》早已記載「石壁畫龍在佛堂門，有龍形刻於石側」。東龍是一個小島，面對佛堂門，島上的石刻高180厘米，底闊240厘米，離開水面祇有4至5米。這是從遠處也可以看見的香港最大石刻。

石刻分兩個圖形(圖九)，主要是由彎曲的線條組成的。右邊的圖形很像一隻完整的鳥，有頭部、肢膀、尾巴和爪。左邊的圖形十分抽象，《新安縣志》稱它是「龍」，有學者認為是鳥捕魚的情景⁵⁹，或認為是一個帶頭飾的人面⁶⁰。

《後漢書》〈南蠻傳〉曾記載一些越人又稱「烏潯」人，烏潯人是活動在廣東的西南部和廣西的南部。⁶¹若單據這歷史記載，在香港的越人不會是烏潯人。不過，古代人民從東部遷徙到西部，實在是很自然的現象。漢代設置合浦郡，「合」與「鳥」、「蒲」與「潯」發音相近，所以合浦郡可能因為潯人所居住而得名。⁶²此外，廣州古稱「番禺」；「番」古音讀婆，與「布」音接近，「禺」與「越」也發音近似，因此「番禺」實際上是「布越」的音轉。今天在廣西的壯族、布依族仍有自稱「布越」⁶³，所以漢代廣州一帶居民很可能就是移居廣西的越人祖先。因此關係，早期在廣州香港活動的越人也會是還未向西遷徙的烏潯人。

根據這些推斷，東龍島石刻的意義便顯露端倪。右邊的圖形顯然是「鳥」，相等於「鳥」字，「鳥」是像不見眼睛的黑鳥，即

烏鴉。左邊的圖形是張開大口咬人的「虎」，虎已吞下人的軀幹，虎口還見人的頭部。在文物方面，也有類似的題材，現今傳世有「食人」銅卣，傳是湖南出土，造型是怪獸抱一人，張口作吞食的形狀。¹¹⁴烏譚人以象形文字手法表達「烏譚」二字。從發音上，「虎」相等於「譚」字。因此，東龍石刻是「烏譚」二字，即烏譚人的族名。這是一幅大型的石刻作品，可能用做烏譚族人的國界標誌。

六 香港黃竹坑石刻

1983年，發現於香港島南面的黃竹坑。石刻的地點並不靠近海旁，而是深入內陸1000米，在一小溪邊，海拔約35米。¹¹⁵

黃竹坑石刻主要是螺旋形和彎曲線紋，其中一個圖形很像一個舞蹈中的女人(圖十)，她頭戴鳥形飾物，身軀有誇張的乳房。假如這個圖形是女性形象的話，則可進一步促使我們相信蒲台島和滯西洲石刻就是抽象的人形。

在雲南納西族的象形文字，於「人」字頂上配不同的頭飾，來辨別納西古氏族名¹¹⁶(圖十一)。若古代越人已有同樣的特色，刻在石上的人物圖形就不得不重視頭飾了。

七 香港大浪灣石刻

1970年，發現於香港島南部的一個小海灣，離東龍島約3000米。石刻離海面5至6米，面積是90X180厘米(圖十二)。圖形以彎線和曲線組成，形狀抽象，中央花紋像有雙眼的人形或獸形。這主體圖形類似龜、或蟹、或蛤的象形，可參考雲南納西象形文字的「蛙」¹¹⁷(圖十三)，也有學者認為是「有眼的蛇頭」形象¹¹⁸。越人聚居地方多產蛇、蛤、龜，因此這些動物對他們來說都是很重要的，並且成爲他們愛好的食物。¹¹⁹大浪灣石刻實際上與它們有很密切關係，石刻的圖形極可能代表當時居民的族徽或圖騰。

1963年，湖北荊門車橋出土一件戰國前期的兵器，那是一件青銅戚(圖十四)，器上飾有奇異神人，頭戴羽冠，一手握龍觀，另一手握雙魚形獸，腳踏日月，鱗甲滿身，並有「大武」二字銘文。這件「大武戚」的神人

形象雖然不相等於大浪灣的石刻圖形，但卻供給我們一點啓示。大浪灣石刻可能是描寫一種「人形」或「獸形」或「蛇形」的圖騰。它的形象十分威猛，整個軀體比旁邊的人、獸大得多，它的雙手伸開，壓到、嚇怕了身旁的人和獸。身軀刻上複雜的線紋，這可能是越人喜愛紋身的寫照。¹²⁰

八 香港龍蝦灣石刻

1978年，發現於香港西貢郊區龍蝦灣。這石刻的刻紋比較雜亂(圖十五)，橫直和彎曲線紋縱橫交錯，很難明瞭石刻的真正意義。因此，曾有學者懷疑不是人爲造成的，而是一種自然風化的痕跡。¹²¹由於眾說紛紛，我們還須進一步去調查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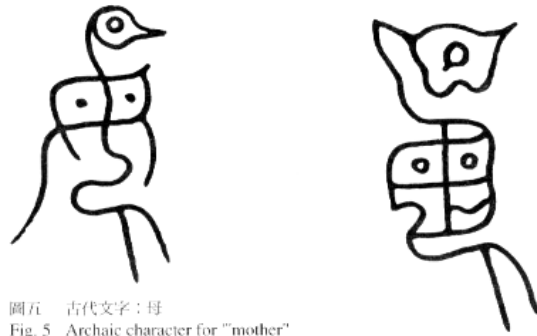
九 總結

在廣東珠海市西部的高欄島，於1989年發現石刻四處共六幅。¹²²因風化侵蝕關係，其中三幅已模糊不清，還有三幅刻在半山的一個天然岩洞裡，保存較好，可以分辨出那是人物和船形，構成一組內容豐富的石刻作品(圖十六)。若將珠海和香港兩地石刻比較，不單祇創作時代上有距離，也可能兩地的石刻其實出自兩個不同的部落，因爲它們的表達形象方法，佈局和結構均不同。香港石刻已經有文字的雛型，珠海則顯然寫實得多了，它的刻鑿年代應該較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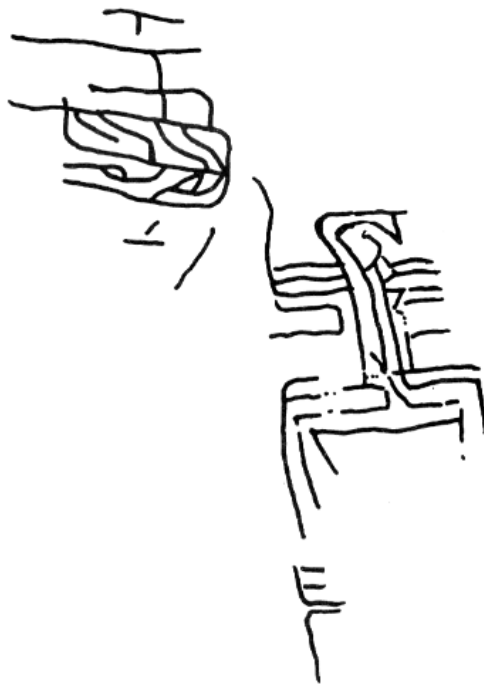
總括來說，蒲台、滯西洲、長洲、以至黃竹坑等四處石刻均是同一題材的，那是「男」「女」祖先、或「女神」崇拜。石壁石刻是「天」和「地」的象徵，東龍石刻可能是當時居民的族徽或界石。大浪灣石刻則代表一種圖騰崇拜。這些石刻在構圖、線紋等風格均是一致的，因此它們彼此間相距的年代不應該很遠，大約都在西周至春秋時代。

在中國各地發現的石刻絕大部份是容易辨別的岩畫，屬於較爲寫實的人物和動物。¹²³福建華安縣仙字潭石刻則比較特別和抽象(圖十七)，帶有原始文字的意味。然而香港石刻卻比較上是最抽象的，很難一一去證實它們所要表達的真正意義。

鳴謝：香港博物館提供照片



圖五 古代文字：母
Fig. 5 Archaic character for "mother"



圖六 蒲台石刻
Fig. 6 Rock carving at Po To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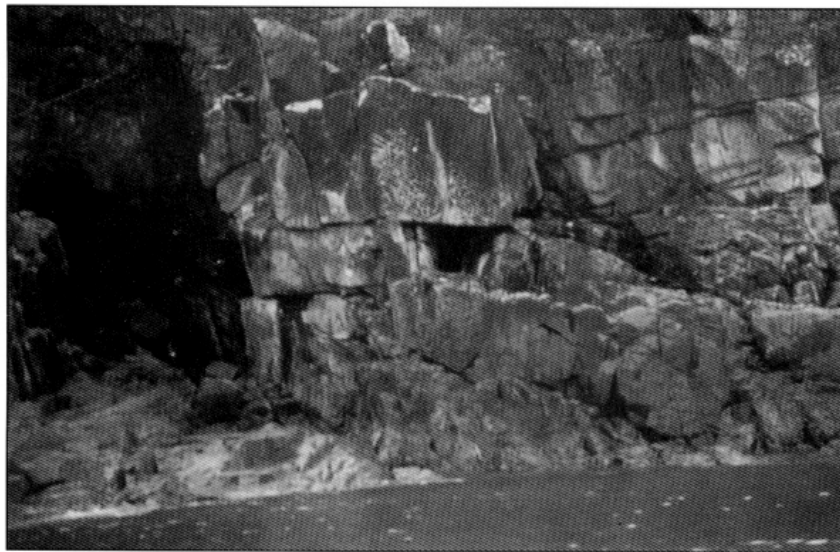
圖七 滯西洲石刻
Fig. 7 Rock carving at Kau S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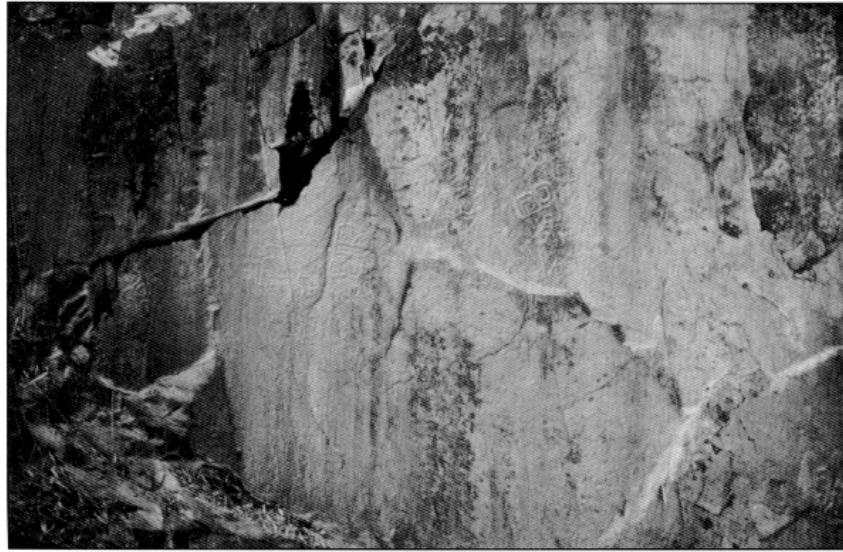
圖十一 納西象形文字：古氏族名
Fig. 11 Naxi pictographic characters
for tribal nam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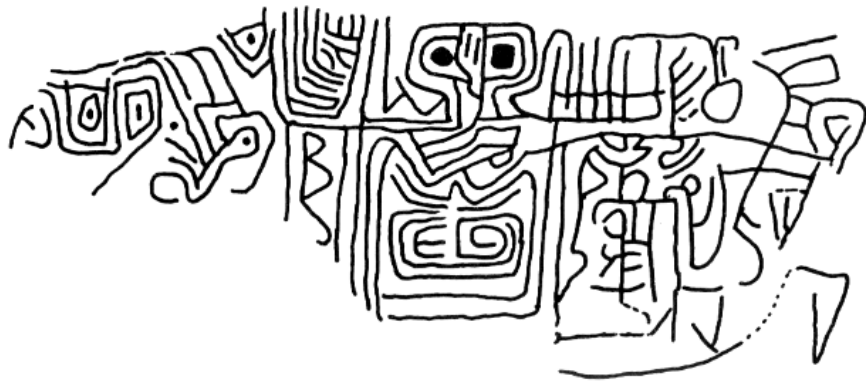
圖八 長洲石刻
Fig. 8 Rock carving at Cheung Chau



圖九 東龍石刻
Fig. 9 Rock carving at Tung Lung



圖十 黃竹坑石刻
Fig. 10 Rock carving at Wong Chuk Hang



圖十二 大浪灣石刻
Fig. 12 Rock carving at Big Wave Bay



圖十三 納西象形文字：蛙
Fig. 13 Naxi pictographic character for "to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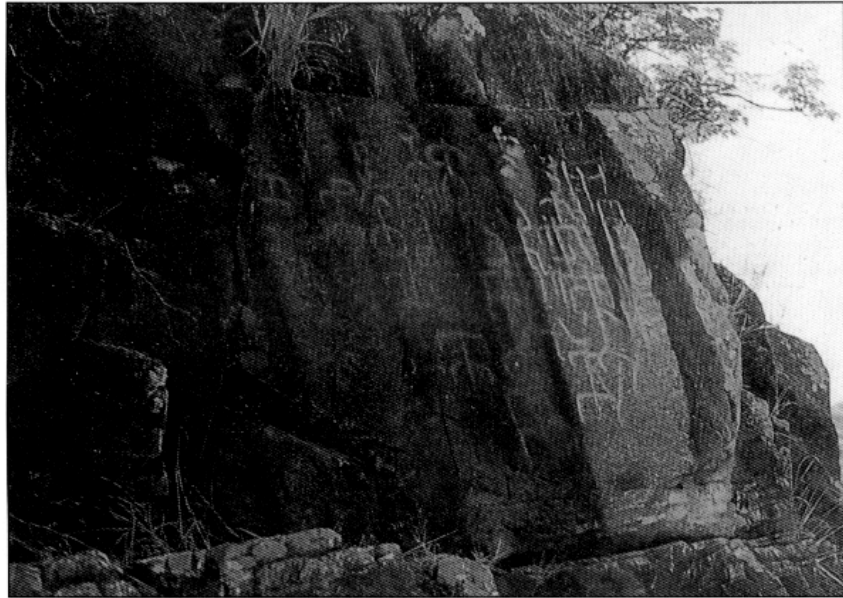
圖十四 湖北出土青銅戚
Fig. 14 Bronze weapon unearthed in Hubei



圖十五 龍蝦灣石刻
Fig. 15 Rock carving at Lung Ha Wan



圖十六 珠海高欄島石刻
Fig. 16 Rock carving at Zhuhai



圖十七 福建華安石刻
Fig. 17 Rock carving at Hua'an, Fujian

註釋

- (1) 秦維廉：《香港古石刻 - 源起及意義》，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1976年。William Meacham: *Rock Carvings in Hong Kong - an illustrated and interpretive study*, Hong Kong, 1976。本文描寫香港石刻的資料皆取材自這著作。陳兆復：《中國岩畫發現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72-75，211-214及389。李洪甫：〈論中國東南地區的岩畫〉，《東南文化》，1994年第4期，頁103-121。
- (2) 彭適凡：《中國南方古代印紋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頁98-99。
- (3) 趙峰：〈清江陶文及其所反映的殷代農業和祭祀〉，《考古》，1976年第4期，頁221-228。
- (4) 同註(2)，頁285。
- (5) 陳龍：〈烏田考〉，《百越民族史論叢》，廣西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63-273。
- (6) 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精華大全》(青銅卷)，香港：商務印書館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4年，頁75。
- (7) 同上，頁171。
- (8) 福建省考古博物館學會編：《福建華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0年。
- (9) 見註(1)，秦維廉著作，頁39-40。
- (10) 見註(1)，李洪甫著作，頁115。
- (11) 周宗賢：〈百越與華夏族及其他民族的關係〉，《百越民族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頁271。
- (12) 莫俊卿：〈試論古越人與壯侗語族諸民族的淵源關係〉，《百越史研究》，貴州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162。
- (13) 同上。
- (14) 容庚、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頁53，圖167。Mamo Bussagli: *Chinese Bronzes*, London: The Hamlyn Publishing Group Limited, 1969, p.56。
- (15) William Meacham: *A New Rock Carving at Wong Chuk Ha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Volume X, 1982-83, p.74-75。
- (16) 方國瑜：《納西象形文字譜》，雲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19-223。
- (17) 同上，頁200。
- (18) 見註(1)，秦維廉著作，頁33。
- (19) 徐恒彬：〈南越族先秦史初探〉，《百越民族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頁164-182。
- (20) 同註(11)。
- (21) William Meacham and Wyss Yim: *The Rock Pattern at Lung Ha Wan, Sai Kung - Man-made or Natural?*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Volume IX, 1980-81, p.79-85。
- (22) 徐恒彬、梁振興：〈高欄島寶鏡灣石刻岩畫與古遺址的發現和研究〉，《珠海考古發現與研究》，廣東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281-294。
- (23) 文物出版社編：《中國岩畫》，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

The Meaning and Function of Ancient Rock Carvings in Hong Kong

Yeung Chun-tong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trace out some reasons why early Hong Kong inhabitants, the Yue people, made rock carvings. The carvings, except two of them, are found on coastal rocks in desolate seashores and small outlying islands. The carved designs are basically geometric.

- (1) Rock carving at Shek Pik (Figures 1 and 2)
The lower Shek Pik carving is composed of spirals and circles which resemble the archaic character for 'thunder'. The upper Shek Pik carving has two patterns, both of which may be the pictographic form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for 'cropland'. As objects of worship, the 'thunder' and 'cropland' designs represent two mysterious natural forces, the heaven and earth, respectively.
- (2) Rock carving at Po Toi (Figures 4 and 6)
The left design in Figure 4 reveals a similarity to the archaic character for 'mother' (Figure 5). The geometric design at the right may symbolise a human form for 'father'. This group of carvings was probably made for ancestral worship.
- (3) Rock carving at Kau Sai (Figure 7)
It resembles the Po Toi carving for 'father' (Figure 4).
- (4) Rock carving at Cheung Chau (Figure 8)
Though it is difficult to give a specific meaning for this carving, the lines and tiny holes comprising the design are stylistically similar to other rock carvings in Hong Kong.
- (5) Rock carving at Tung Lung (Figure 9)
With a size of 180 cm x 240 cm, it is the largest known rock carving in Hong Kong. The designs are actually two characters, *wu* and *hu*. Wuhu was recorded as a Yue tribe which had once been active in the Gunagdong and Guangxi provinces. The design at the right in Figure 9 is a pictograph for *wu*, literally meaning crow. The one at the left looks like a tiger swallowing a human figure. It is a symbolic form of the character, *hu*, i.e. tiger. This rock carving was probably a boundary stone of the Wuhu tribe.
- (6) Rock carving at Wong Chuk Hang (Figure 10)
One of its designs may be a female dancer wearing a bird-shape hat. Pictographs showing figures with various head-ornaments were popularly used by Naxi people in Southwest China (Figure 11).
- (7) Rock carving at Big Wave Bay (Figure 12)
Snake, toad and tortoise we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Yue people's daily lif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Big Wave Bay carving served as one of their tribal totems, for its central design may symbolise a giant toad. Mythical figure of similar nature is found decorated on ancient bronze unearthed in South China (Figure 14).

(8) Rock carving at Lung Ha Wan (Figure 15)

The function of this carving is uncertain. The design consists of many irregular lines which have been suffered from severe weathering.

In comparison, the rock carvings in Hong Kong comprise many abstract patterns, while those in Mainland China usually depict realistic pictures of animals, human figures and landscapes. For example, the Zhuhai rock carving in Guangdong (Figure 16) can be identified as humans and boats. However, the carved designs at Hua'an of Fujian province (Figure 17) are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because they are inscriptions instead of zoomorphic forms. Although there are no definite answers for the meaning or function of the rock carvings in Hong Kong, we can be sure that they were made in the bronze age, i.e. the period between the Western Zhou (c. 1100 - 771 B.C.) and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770-256 B.C.).

CHINESE DYNASTIES

Xia Dynasty	21st-16th Cent. B.C.
Shang Dynasty	16th-11th Cent. B.C.
Western Zhou Dynasty	11th Cent.-771 B.C.
Eastern Zhou Dynasty	770 — 256 B.C.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 — 476 B.C.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 — 221 B.C.
Qin Dynasty	221 — 207 B.C.
Han Dynasty	206 B.C. — A.D. 220
Western Han Dynasty	206 B.C. — A.D. 8
Xin Dynasty	A.D. 9 — 23
Eastern Han Dynasty	A.D. 25 — 220
Three Kingdoms	A.D. 220 — 265
Jin Dynasty	A.D. 265 — 420
Western Jin Dynasty	A.D. 265 — 316
Eastern Jin Dynasty	A.D. 317 — 420
Northern & Southern Dynasties	A.D. 420 — 589
Northern Dynasties	A.D. 380 — 581
Southern Dynasties	A.D. 420 — 589
Sui Dynasty	A.D. 581 — 618
Tang Dynasty	A.D. 618 — 907
Five Dynasties	A.D. 907 — 960
Liao Dynasty	A.D. 916 — 1125
Song Dynasty	A.D. 960 — 1279
Northern Song Dynasty	A.D. 960 — 1127
Southern Song Dynasty	A.D. 1127 — 1279
Kin Dynasty	A.D. 1115 — 1234
Yuan Dynasty	A.D. 1271 — 1368
Ming Dynasty	A.D. 1368 — 1644
Qing Dynasty	A.D. 1644 — 1911

中國歷代年表

夏朝	公元前21至16世紀
商朝	16至11世紀
西周	11世紀-771
東周	770-256
春秋	770-476
戰國	475-221
秦朝	221-207
漢朝	206-公元220
西漢	206-公元8
新朝	公元9-23
東漢	25-220
三國	220-265
晉朝	265-420
西晉	265-316
東晉	317-420
南北朝	420-589
北朝	380-581
南朝	420-589
隋朝	581-618
唐朝	618-907
五代	907-960
遼朝	916-1125
宋朝	960-1279
北宋	960-1127
南宋	1127-1279
金朝	1115-1234
元朝	1271-1368
明朝	1368-1644
清朝	1644-1911

